

史学与文学相映生辉

——《陈叙蒋述——双重视角看晋祠》漫评

获悉《陈叙蒋述——双重视角看晋祠》一书面世（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），首先被书名所吸引，两位作家朋友陈为人先生和蒋殊女士联袂“叙述”，以双重视角看承载了太原和三晋厚重历史文化的晋祠，想必会有不同寻常的洞察和解读。

正如书名彰示和前言表述，这本书最大的特点，也是创新之处，在于以对话的形式，史学态度与文学手法结合，相得益彰相映生辉。陈为人先生饱读典籍旁征博引，以深邃的学术眼光挖掘一个个景点人物的历史背景与故事；蒋殊女士逐一呼应，以鲜活的文学笔触再现一处处历史场景。两位作家各有侧重，也互有交汇，共同探寻晋祠及晋地三千年的历史真相和未解的谜团。

我赞赏作家选择晋祠具有代表性的六个重要景点，分六章和若干节双重解读。

开篇第一章《唐叔虞祠》，两位作家从古今流传的“剪桐封弟”传说，到叔虞封唐履职，“进献嘉禾”，依照典籍记载一路解说，描绘了三千年前唐叔虞受命开创唐国并奠定晋国基业的故事。第六节《天赐与民授》具有学术深度。陈为人先生引经据典，“命以《唐诰》，而封于复虚。启以夏政，疆以戎索”。称周天子和周公旦为唐叔虞制定了一个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“具有变革意义的建国方略”，继而唐地出现“一禾两穗”吉兆，有了史称“唐献嘉禾”事件。蒋殊展开想象的翅膀，描绘那个神圣的仪式，“阳光普照，风和日丽，鼓乐高鸣，万众同欢。高台上的唐叔虞，星光熠熠……真诚敬献”。“建国方略”“一国两制”，作家以这些现代用语阐述历史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第四章《唐碑宋碣》，聚焦于贞观宝翰亭内唐太宗书丹的《晋祠之铭并序碑》，重点在《回望“贞观之治”》一节。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灭隋建唐，李世民创立贞观盛世成为千古一帝。作家的高明之处，在于穿透这些历史事件，揭示唐太宗成功的“密码”。陈为人引《晋祠之铭并序碑》铭文：“故知茫茫万顷，必俟云雨之泽”，即辽阔国土必须辅云降雨普惠于民，否则便有“炎枯之害”“倾覆之忧”；他进而指出碑文体现了唐太宗一贯秉持的“民为国之本”和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的执政理念，还援引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中“尧置敢谏之鼓，舜立诽谤之木”的记载，叙述唐太宗广开言路，大度纳谏，及与魏徵、与长孙皇后相关的纳谏故事，而这些正是唐太宗打开贞观盛世的密钥。蒋殊作了画龙点睛式的呼应：“君臣合璧，君民同心，这就是实现贞观盛世的最佳答案吧！”

这一章的独到之处，还在于将唐太宗的《晋祠之铭并序

2025年初，Deepseek横空出世。我走亲戚到朔州市神头电厂，半夜驱动AI写科幻小说，激动非常。我有许多新点子，而AI有超乎寻常的写作速度，双剑合璧，应该能出不少精品。我让它写了短篇，还让它写了长篇。让它写超出火电、风电、光伏甚至核电的不可思议的新能源；让它把发生在山西的古老传说故事转换成科幻……它太能写了，而且还很听劝，不厌其烦地按要求修改、重来。然而，当第二天的太阳照在残雪之上，我隔窗看着风中瑟瑟的枯草，心中涌起了失望。

怎么说它写的科幻小说呢？改都没法改。怎么说我这种行为呢？不只是白吃馒头还嫌面黑，而且有严重的不劳而获的嫌疑。

后来我再也没试图用AI写小说，连从中获取一点灵感的想法都没有。

但我一直在想这个事，正如社会上一直在讨论这个事一样。想着想着，想出了一个故事——既然AI是被人喂了大量数据训练出来的，人脑能不能反过来接受AI的训练变成“超脑”？顺着这个思路，便有了小说《人类逆淘汰计划》：一名失业的AI训练师，决定用AI开发自己和儿子的大脑潜力，在人与人、人与AI的竞争中胜出。父子俩参与了以此为目的的人类逆淘汰计划，获得了“超脑”。他们试图阻止AI对人类的替代趋势，重新做AI的主人。但是，“超脑”运行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。人，到底是AI的主人，还是饲料？成为一个终极问题。

起初，这个故事是从孩子的角度写的，写着写着单个角度不够用了，就成了爸爸和儿子交替叙事。不止如此，故事风格也偏向了复杂，失去了儿童文学的轻松。它不再是我惯写的少儿科幻文学作品。不久，这篇成人风格的科幻小说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的“科幻星云”专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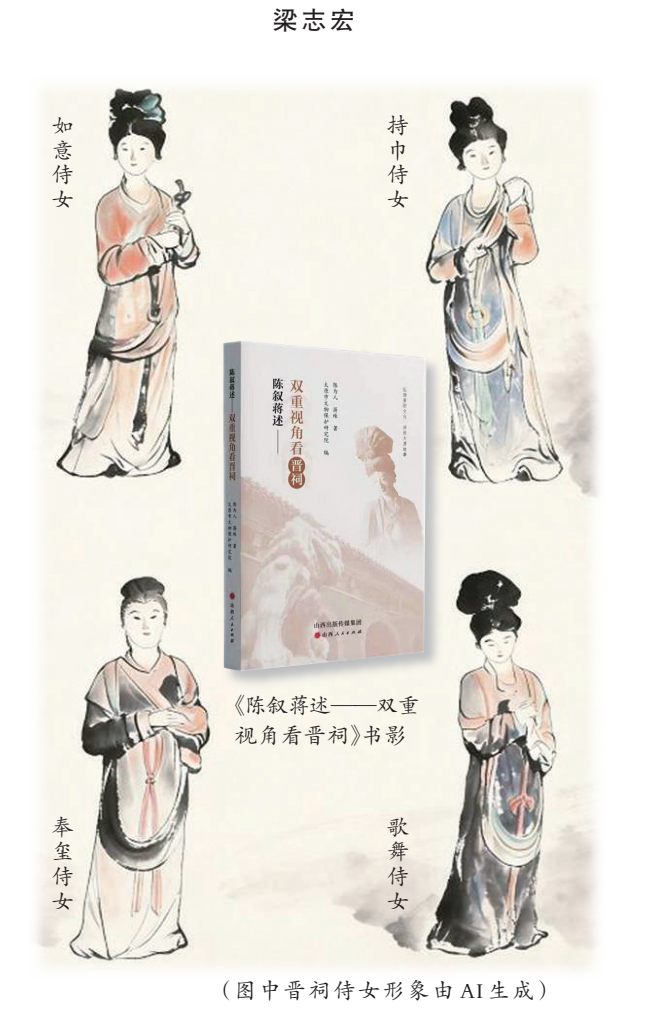
这件事鼓励了我，我尝试写出更多的成人科幻文学作品，却总也写不下去。我没有再浪费时间，扭头钻进熟悉的少儿科幻文学领域。前所未有的地，一年创作了4本书。我更加坚信，少儿科幻才是我真正的坦途。这时我才回想起，我上高中时就写过科幻小说和童话，要说初心，儿童文学才是我的初心。

2023年，“科幻小西游”系列第一部《孙悟空的跟屁猴》作为刘慈欣、董仁威主编的“太阳鸟”少儿科幻大奖赛之一出版。2024年，我将“科幻小西游”系列前三部授权成都悟空传媒，制作AI动画短剧。今年我为这个系列写了一本外传，主题仍然是人与AI的关系。

我小时候有过多年干农活的经验，镰刀割麦，慢牛拉车。时光匆匆，物换星移，如今家乡农村几乎所有的农活都用了机器，我心里常常为之感叹。一日清晨，我不由想到一个题目——《机器仔出门远行》，当下便开了篇，不久写出了第一本以智能农机为主角的少儿科幻故事。这本书的主体故事发表于《东方少年》杂志2025年第9期。在书中，小收获机阿离和爸爸一路南下，最远到达了海南。在新写的两个故事里，它一次去了谷神星空间站，一次从谷神星空间站飞到了宇宙的尽头。这个系列的名字就叫“远行的AI”。

在今年10月举行的第三届山西·阳泉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的一场对话活动中，山西的科幻作家与有关专家讨论了AI与创作的关系问题。当时我谈到，我不怕AI抢作家的饭碗，我也不用AI写作，因为用AI写作不能使我产生创作的愉悦感。当然了，就是这么回事，我给孩子们写科幻，不过是我写得顺手并且开心而已。

相对于“用不用AI写”，我更关心“怎么写AI”——以前AI是科幻题材，现在AI已经融入生活，如何写出新意、写出超前的思考，这是对创作者的新挑战。



《陈叙蒋述——双重视角看晋祠》书影

碑》，与宋太宗火烧水淹毁灭晋阳城后所竖的《太平兴国碑铭》，两碑对照，高下立判。前者光耀千秋完好无损，后者却被百姓凿磨成无字碑，从而彰显了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这一真理，两位作家对此均有精彩解读。此外还专设一节高度评介唐太宗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，也让人耳目一新。

第二章《豫让桥》，同样是因人设景，也纳入了作家的视野。读《国土与家奴》一节，作家对豫让三跃刺杀赵襄子失利而引颈自刎的行为作了深度解析，是侠义还是愚忠？是

国土还是家奴？历代对此多有争议。陈为人引《韩非子》称豫让为“愚臣”，引《资治通鉴》中智伯索地无度、水灌晋阳等恶行，以及李白乐府诗《笑歌行》对豫让“卖身买得千年名”的嘲笑，指出“一座豫让桥，积淀了历朝历代对‘国土’与‘家奴’之辩”。两位作家认为豫让刺赵，并非以身报国，难称“国土”，我对这一论断表示认同。

本书第三章《水母楼》和第六章《圣母殿》，是晋祠版图中两座备受关注的重要建筑，两位作家做了详细解读，并有拓展和引申。

水母楼始建于明万历年间，建在晋祠三绝之一难老泉源头之上，所塑为传说中的坐瓮水母及成仙水母几无争议，承载了当地百姓祈雨丰收的功能。两位作家不止于评说水母楼，还引出华夏治水第一人台骀，以及花塔村张郎为村民争水从滚烫的油锅取铜钱舍生取义的传统等，重在解读晋水文化和华夏水文化。在本章最后一节，陈为人结合传统文化，断言“晋祠得水、藏风、蓄气，成为‘众里寻他千百度’的风水宝地”；并从儒释道诸家对水的精辟论述，老庄道家曰“上善若水”，孔孟儒家言“智者乐水”，佛家禅语云“善心如水”，这一视角打开晋祠山水一片新的境界，也等于作了一次晋水文化的普及。

两位作家对圣母殿内享有极高声誉的33尊侍女彩塑像，尤其对入选《晋祠彩塑》特种邮票的四尊：如意侍女、持巾侍女、奉玺侍女、歌舞侍女，以浓墨重彩和诗意融融的笔触精描细绘，可称本书的华彩篇章。蒋殊发挥了散文手法之长，看她笔下那尊歌舞侍女：“千百年来，她始终让人津津乐道，被冠以双面佳人的美誉，几乎成为晋祠的代言，却并非因为国色天香的容颜，而胜在她独特的体态、神秘的表情。”接下来将殊从高高耸起的包髻，一袭宝蓝色的长裙，脸上“一半看上去忧伤，一半似乎喜欢”“手中被她扭成麻花状的一块绢巾，就是她彼时心情的写照”云云。可谓神形兼备入木三分。陈为人长于对这些侍女的发型、服饰特征的考证，同时也对其他几位唱戏、秉炬、持笏侍女塑像，作了惟妙惟肖的解说，“须眉不让巾帼”，文字同样优美细腻。

历史久远总有许多谜团待解，二位作家尽其所能探幽解惑。可能有所顾忌，书中对唐叔虞封唐之地的争议未曾提及，多少有点遗憾。史学界对唐国封地有太原说和临汾翼城说，都有典籍记载为证，而据地下考古发掘，晋初燹父几代晋侯均葬于翼城一带，凭考古支撑更有利于翼城说。或可取一折中方案，叔虞封唐初在太原，燹父继位后改唐为晋迁至环境更好的晋南。我想也有这种可能吧。

山西新文学研究的引领者

——追思董大中先生

段崇轩



《董大中文集》书影

评价山西新文学，可以窥见中国新文学发轫时期的种种“独特风景”与“演变轨迹”。

我跟董老师交往40余年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董老师在《山西文学》做评论编辑时，我们就相识了。董老师是一个茕茕孑立、独来独往的人。因为年轻时曾患脑膜炎，听觉受损，别人说话他听不清，他说话又很用力，于是干脆少说话、不说话，见面只是一笑、点点头。他沉浸在广大而丰富的学术世界中。

为了搜集文史资料，他常跑到北京图书馆、山西图书馆、山西档案馆；而最常去的是太原几个文玩市场，每周周末就见他匆匆往返，淘回自己喜爱的宝贝。2020年，我开始做“中国新文学中的山西文学”课题，董老师的著作、文章，成为我的必读资料；他收藏的各种藏品，都免费向我开放。

董老师是最可信赖的导师。因为交谈的障碍，电子邮箱成为我们交流常用的工具，三四年中往来信件大约在百封以上。他为我能够成为同道而高兴，总是及时、详细地回答我的问题，提供他掌握的资料，既往的直呼其名变成了“崇轩兄”。他热忱地说：“现在是你学术研究最好的时期，山西新文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。”我常常到他家里去搜寻资料。他住着一处二层小楼，地下室结构复杂、十分阔大，呈刀把形，通道两旁，全码着整齐的装满书的纸箱。每一位作家，或二三箱或五六箱资料，旁边标注名字，如赵树理、高长虹等，都有六七箱资料。一次董老师为我找常燕生的资料，搬走上面的四五箱，才找到所需要的。他吃力地搬上搬下，竟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我俩都哈哈大笑起来。他的笑是那样纯真、快乐。

我相信每个地域的文学，都会有自己的建树、特点，只要把它们发掘、呈现出来，就会形成更丰富、灿烂的中国新文学史。山西文学史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这一段，空白很多。董大中老师在这方面收集了海量的资料，书写出丰富的成果。我受前辈的影响和激励，学术矿床越挖越深，研究与写作中，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题目，但这些题目难度较大，待我从容去做，以此向恩师董大中先生致敬。



宝玉曾感慨，出嫁之后的女孩儿，就由一粒无价之宝珠变成没有光彩宝色的死珠了。这也难怪，贾府里锦衣玉食，他哪里晓得世事之艰，“水作骨肉”的女儿也难免在无情的现实中，逐渐失却原先的纯真与清澈，直至成为一颗浑浊的鱼眼睛，甚至连混珠鱼目的模样也不复再有。

比如读金庸，原先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那个冰雪聪明的蓉儿，忽变作《神雕侠侣》里心计重重的中年妇人，便有读者觉得难以接受。其实大可不必，书本前的读者同样也是从眼里有光的少年闰土，慢慢成长为麻木迟钝的中年闰土。

然而，世上总有人，敢于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，选择自己认定的生活，哪怕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比如200多年前写就的这册薄薄回忆录《浮生六记》，只是记叙了一对普通夫妻布衣蔬食的日常生活，没有惊天动地、没有宏大叙事，却在面世之后，打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。

古人作文是很少写夫妻家庭的，文人的笔下可以有宇宙洪荒、有金戈铁马、有江山胜迹、有故人诗酒，唯独不屑于写琐碎的家庭生活。匈奴未灭何以家为，黄粱一枕何必家为。似乎只要涉笔这个领域，就少了英雄气概名士风流。像《金石录后序》那样深情婉致的文字，大约只应该由女诗人写出来。

沈复没有这顾虑，他虽生于“衣冠之家”，却并非显贵世胄，更没有考取功名。靠游幕为生，以卖画度日，他与妻子陈芸的生活充满了颠沛流离。然而可贵之处，正是他们夫妇即便在困顿之际，仍能坚守高雅的情操。纵然生计局促，他们依然插花观石，依然会友吟诗，依然不忘寻找生活中那些珍贵的美好。当他们被逐出大家庭，寄居于友人的萧爽楼时，却是他们一生最温暖的时刻，萧爽楼的四忌四取，会让多少追逐名利的人为之汗颜。

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《浮生六记》存世的四篇里，闺房记乐、闲情记趣、坎坷记愁、浪游记快，似乎快乐的比例较之忧愁更多些。然而弥漫于全书中的，是愁苦的底色。真挚爱情与唯美生活，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，终以悲剧收场。处世以真，待人以诚，他们却在现实中一败再败，家庭中被弟弟算计占尽家产；沈复为友人担保，友人却挟资远遁；芸娘与幼妓结盟，幼妓却花落别家。他们总以为世人们都会像自己那样多情重诺。

这对夫妻，本也可像沈复的弟弟启堂那样，放下高贵的心灵而去过一种蝇营狗苟的生活。然而那样的话，他们就不再是书中的“三白”和“芸”了；那样的话，世间也不会有另一本《浮生六记》能令无数读者落泪动容。

1847年，陈芸病逝的40多年后，沈复也已不在人世，在苏州的某个冷摊上，《浮生六记》残稿四卷被发现。我常常为之提心吊胆，假如这些纸页没被恰巧途经此处的杨引传发现，而是像其他破残残书一样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，世人将永远无法知晓，在万马齐喑的岁月，也曾有这样一对恩爱夫妻，如此简单而率真的生活过。

翻遍清朝中叶的文学史，根本不会找到沈复这个名字。那是桐城派声势浩大的时代，也是骈文运动复兴的时代。桐城四祖、骈文八家……那些文坛上耀眼的明星竞相登场，没有人知道苏州有过这样一位籍籍无名的小文人。幸而同为小文人的杨引传懂得此书的价值，书稿在他手中珍藏30年后，终于刊印于世，沈复和芸娘的故事，得以重现天日。

又过了几十年，上世纪初，《浮生六记》先后被俞平伯、林语堂等名家关注，林语堂更是盛赞陈芸为“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”。甚至伪作两后记《中山记历》和《养生记道》，也赫然出现在世人面前。有了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的熏陶，《浮生六记》所蕴藏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，引发更多现代读者的共鸣，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沈复同时代的许多皇皇巨著。

有位朋友边听《追梦人》边感慨，女作家三毛的一生，有罗大佑这一曲献给她经典，就值了。我想，他也应当读一读《浮生六记》。芸的一生短暂如流星，但沈复的文章记录了她所划过的光芒，她熠熠于中华文学的青简史册间，永不老去。



经典漫谈
(85)